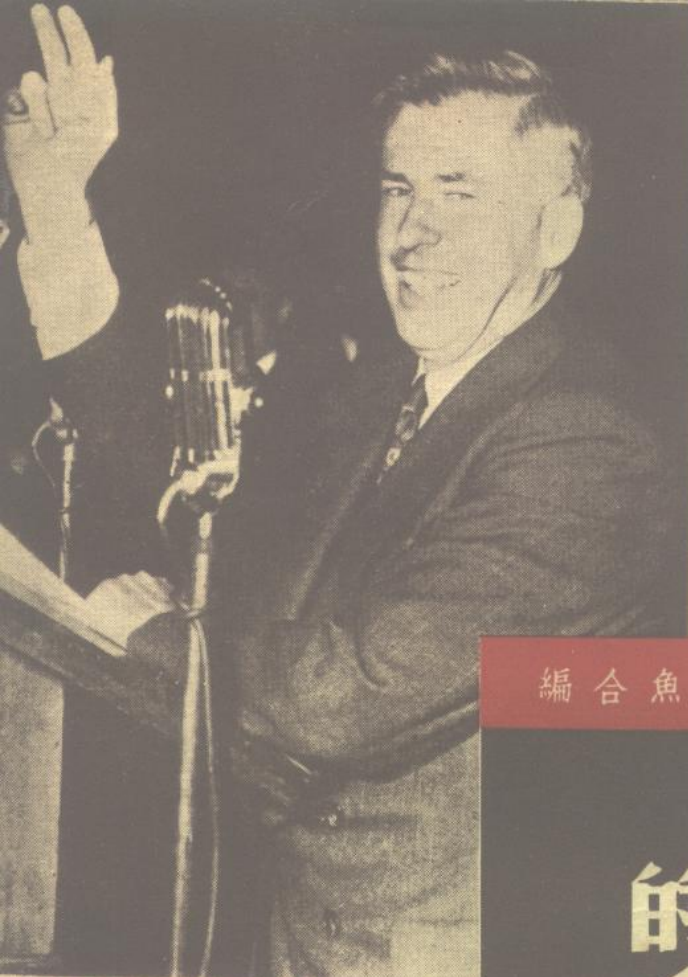


78-1P



*How Wallace*

梁純夫 小魚合編

# 華萊士 的呼聲

哦喲出版社發行

33,5117083

236

72



梁純夫 小魚合編  
華萊士的呼聲



誠出版社發行

一九四七年六月



003955

五四年十月  
香港

# 華萊士的呼聲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者	梁純夫 小魚
發行者	噦嗆出版社 上海河南路三八號轉
發行人	方學武
代發行所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特約經售處	利羣書報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定價 國幣 五元 七角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S. 1—2000 P. 1—198. (1)

# 目次

## 第一編 評傳

華萊士的生平 ..... 一

華萊士的思想 ..... 八

## 第二編 新 政

論農業危機 ..... 一五

一個互助宣言 ..... 一八

論合作主義 ..... 廿三

論平民世紀	三三
論新孤立主義	四一
明日的美國	四七
永久和平的步驟	五九
美國法西斯的危險	六三
美國、中國與蘇聯	七〇
第四編 聯合國與和平	
致杜魯門總統函	七三
斥貝爾納斯外交	九二
辭職聲明	一〇〇
主編「新共和」發刊詞	一〇二
一九四七年的任務	一一五

邱吉爾的十字軍.....一二一

給馬歇爾的公開信.....一二七

聯合國與裁軍.....一三一

原子能秘密誰屬？.....一三七

論莫斯科會議.....一四三

斥杜魯門主義.....一四九

堅持「聯合國」的道路.....一五五

第五編 附 錄

華萊士副總統與蔣主席聯合聲明.....一六五

華威頓誕辰副總統對中國廣播詞.....一六八

華萊士的著作.....一六九

# 第一編 評傳

## 華萊士的生平

亨利·阿加特·華萊士 (Henry Agard Wallace) 是當代美國一位著名的進步政治家。他當過美國政府的農業部長，副總統，參議院議長，商務部長。他是民主黨重要領袖之一。他的思想與行動影響着美國政治，也影響着國際情勢。

去年九月間，華萊士還在任商務部長，他因爲不滿意美國政府現行的外交政策，反對對蘇強硬，反對美國單獨管制原子彈等方針，公開發表演說，同時送致杜魯門總統一封長信，詳陳他自己對外交問題的意見；結果外交當局拒不接受，美國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華氏便毅然引退。華萊士一退職後，立即在廣播演說中明白聲明，說：「爭取和平，較之高官厚祿尤爲重要，較之政黨政治的顧慮尤爲重要，……余將爲和平而繼續努力。」

十二月十六日，他就接受了美國進步性刊物之一「新共和」雜誌的編務，曾在刊物上登載啓事稱：「十三年來，當國際國內都發生着巨大危機的時期，我得有參與內閣會議的特權。我任副

總統時訪問過許多國家。所有這些經驗都使我確信，我爲和平與繁榮所能作的最相宜的事情就是接受「新共和」向我提出的方案。我接受它，因爲我已得到全部努力在使「新共和」爲美國各地工人，小商人，農人閱讀的保證。我希望「新共和」能成爲瞭望將來的窗口。希望「新共和」爲全世界自由主義者視爲「必讀」的讀物……我還希望由此領導行動，推動進步的國會議員，不能「顧壓力，爲全民的利益而努力。……」這就是說，政治家華萊士以後乃以編輯與作家的地位爲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而努力，以思想與言論喚起民衆，推動世界政治進步。

華萊士一八八八年十月七日生於美國農業最發達的衣阿華州。祖父和父親都是著名的農業專家。祖父亨利·華萊士一世，曾任老羅斯福政府的「鄉村生活委員會」委員，六十歲時，創辦以促進「農作良好，思想清明，生活合理」爲宗旨的農業雜誌「華萊士農人」，八十歲時已譽滿西部。被稱爲「西部農牧人民的尊長」。父親亨利·華萊士二世，繼續經辦「華萊士農人」，直到一九二一年才應哈定總統聘，出任聯邦政府農業部長，任職三年，因病去世，聲譽極隆。

本文的主人公華萊士三世，出身於名門望族，自小生活得相當優裕。他在當地中學畢業後，就進「衣阿華州立學院」專攻農學，二十二歲時畢業。由於他長於思考，勤於實驗，當時就表現了深遠的農學修養。一九一〇年衣阿華州舉行一次玉蜀黍競賽，一位評判員檢出了某一種色澤美觀



的種子指為生產量最豐富的一種。可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華萊士對這一評判表示懷疑。經他實驗的結果，證明那種玉蜀黍形式雖好，生產量却不及另外形色較遜的一種。

青年華萊士離開學校以後，就參與「華萊士農人」的編輯工作，他一面撰文，一面研究。最先研究物價與物價的趨勢，因而創製了一種顯示市場情況的穀豬比率表。一九二〇年，他寫成了「農產物價」一書。

當他父親出任農業部長時，他就正式擔負了「華萊士農人」的主編工作。父親在華府擬訂了救濟一九二〇年後農業崩潰的方案，兒子就在故鄉撰文響應，倡導。後來父親去世了，兒子還是努力呼籲不懈。

那期間，他還研究按雨量與氣溫的紀錄，預測五穀收成的方法，進行改善玉蜀黍品種的試驗。他試驗的成績至今被列為二十年來第四項大貢獻。許多年來，美國玉蜀黍產區的農民，都採用着華萊士實驗所得的混成種。

青年華萊士在開始政治活動以前，由於在學識上埋頭苦幹，已經是位極有貢獻的農作家，經濟學家與數學家。更因他對著作的勤奮，同時又成了有名的編輯者與著作家。

在政治上，華萊士最初像他祖父與父親一樣，是共和黨人，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民主黨的偉人羅斯福抬頭，他才決定追隨羅斯福而投入民主黨。一九二八年，他就因民主黨政治綱領的進步，

而積極爲他爭取選票。

一九三三年，羅斯福已就任大總統了。由於一九二九年以後美國經濟情勢日趨惡劣，羅斯福總統急於聘請一位專家担任農業部長，挽救農業的危機。華萊士家既有三代農業專家的聲望，而第三代的華萊士，又是一位有思想有作爲的新進的民主黨人，於是羅斯福便像劉備三請諸葛亮似的敦請華氏到華盛頓去任農業部長之職。

華萊士自小就懷抱着一個野心——「要使農人有安定的世界」，所以他也熱心於政治。既然他所久仰的羅斯福總統有請，他就拋開了「華萊士農人」的著述生活，由衣阿華前往華府，開始與羅斯福總統合作。

他就職時第一句話就說：「農業部當爲農人謀福利，否則我寧願回家種田。」少壯的華萊士初到華府，毫無從政經驗，但是他抱有政治理想，他在羅斯福領導之下，擬訂了「農業調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這就所謂三A計劃。這法案立刻引起了舉國農民和華府政界人士密切注意。

農民們在華萊士指導之下，實行穀物的計劃生產，於是農產物價格高漲，國富逐漸轉移到農民們的袋裏。他曾旅行全國，撰文著書，分別向農民們解釋「三A計劃」的意義。並時常舉行座

談會，與農民領袖磋商有關農事立法的意見。因此三年以後，他的政績蜚聲全國，被認為羅斯福內閣中傑出的閣員之一，羅斯福所創導的「新政」的中堅分子。

一九四〇年總統改選，民主黨終於提名把華萊士與羅斯福搭配為正副總統候選人，從事競選。結果華萊士的聲望為羅斯福贏得許多農民的選票，戰勝了共和黨方面新起的政治家威爾基，使羅斯福打破美國歷史上總統連任不過二屆的傳統，三度榮任總統。

華萊士這位副總統，在美國歷史上真是空前的，他不但担任參議院議長，一九四一年戰事爆發後，還擔任「經濟作戰委員會」的主席，「戰時生產局」的委員，在許多重要問題上為羅斯福總統策劃打算，成為戰時美國最高的政策決定者之一。他曾經代表羅斯福總統赴南美各國訪問，推行總統的善鄰政策。一九四四年六月會遠來中國，代表羅斯福對中國的政治問題提供意見，希望中國切實實行三民主義，建立獨立民主自由與幸福的中國。

一九四四年羅斯福四度連任總統時，華萊士因遭黨內保守派分子反對，未能連任副總統，但羅斯福仍推薦他任商務部長。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羅斯福去世，杜魯門繼任總統後，羅氏的多年同事推行「新政」的重要部屬都陸續離職，只有華萊士一人碩果僅存，留任商務部長。富於理想的經濟家華萊士預計戰後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復原與充分就業的問題，他希望在職務上盡力完成戰後經濟安定的要求，他像當農業部長時一樣草擬許多計劃，竭力幫助中小企業發展。

但是杜魯門就職以後，他的外交政策不能像羅斯福的政策一樣，促進盟國團結，世界安定，正與之相反，只有使盟國關係惡化，列強步步走向衝突的前途。華萊士對這種危機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在這樣的政府之下，在商務上作努力，徒勞無功，因此他在九月間公開抨擊政府的外交政策，接着就退出政府，願意在野工作，繼續爲自己的理想奮鬥。

華萊士從政之初，就被人認識是一個有政理想的人物。一九四〇年羅斯福說過：「華萊士很好，我喜歡他。他知道得很多，你可以信任他的意見。他發掘事件的根本，追求事實。他質樸無華，思想正確。他的理想和我們一樣。他在政治上能做一點事，而且他能够幫助人民的政治思想。」羅斯福的話是不錯的。一九四〇年華萊士改任副總統後，他的眼光更多照顧到整個政治，因此也更多顯示了他的政治理想。

他是現時流行的那個富於鼓勵作用的時代名稱「人民世紀」的創造人；他自幼與農民接觸，並研究農事，知道農民是世界上偉大的生產者；他在華盛頓又不斷與工人接觸，在政治運動中認識了工人羣衆的力量；他周遊世界，更看到了許多一向遭受壓迫與奴役的民族在苦鬥，在抬頭；因而他相信現在世界命運的決定已是人民自身，現在的世紀該是人民的世紀。

同時他的科學知識使他相信二十世紀的科學技術應能保證世人全無匱乏之憂，因此他心裏看

出了理想中新世界的條件：和平，善意，豐富的生產與物資的公平分配。他更由此相信資本主義世界果然能做到上述幾點，它可以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公開競爭，並行不悖。

由於他有這種思想，他在內政實際工作上竭力增進農人，工人，中小企業互助福利；在外交上堅決主張和平。他說過：「從思想的觀點上看來，美國與蘇聯很接近，美國是個基於個人自由的政治民主的世界領袖國家，蘇聯是基於各盡所能的經濟民主的典型國家。」（見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華氏演說辭）

去年九月間他再度呼籲的也就是這種對蘇可以和平相處的意見。不幸這種意見沒有為當局接受。華萊士現在雖已由政府要員改充記者，可是他的政治地位實在並未稍減，他已實際成為美國自由主義者的領袖。現在美國兩大黨以外，最有力的政團是「產業職工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與「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它們這幾年來推動進步的政治運動，一直都奉華萊士為領導者。同時在民主黨裏面進步的黨人為貝柏，戴萊塞與柏德森等也都和華氏緊密地站在一起。

華氏今年五十八歲，身體健碩，精神充沛，信心極堅。他說過，「我接受此項工作（指「新共和」的編務）懷有最大熱情，因為我知道美國幾百萬思想進步的人士將齊來合作，共同平民的和平世紀邁進。」

（小魚）

## 華萊士的思想

羅斯福逝世已經兩年了。在這兩年當中，美國的事情和美國的行動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關切和注意，却不是因為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和「世界合作」的理想被逐步實現了，而是因為這些理想被他的總統位置繼承人杜魯門完全背叛了。

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和「世界合作」的理想，不單符合於美國人民的要求，也符合於全世界人民的要求。因此杜魯門背叛羅斯福的理想，就意味着不只違背大多數美國人民的利益，同時也違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關於杜魯門的這種背叛行爲，我們不必到別的什麼地方去找證據，一年來華萊士的行動和言論就是最有力的見證。

但是今天我們介紹華萊士的言論，其意義還不僅是這一點。當杜魯門把美國的孤立主義發展為所謂杜魯門主義時，華萊士也在把羅斯福的「新政」理論發展為「超新政」理論了。

這所謂超新政的「超」，是從兩方面發展的：一方面是超越國界，另一方面是超越資本主義。

本來，羅斯福在國內推行的「新政」和在國際採取的合作政策，這兩者是分不開的。但是他的「新政」并未能在國內澈底消滅獨佔資本的壟斷，因而他的合作政策也未能在國際順利推行。隨着戰爭利潤的累積，美國的獨佔資本在戰後更加猖獗起來，而美國的孤立主義也就迅速發展為帝國主義世界擴張的所謂杜魯門主義。

從經驗中獲得教訓。華萊士開始發掘羅斯福「新政」的弱點了。他在被迫退出美國政府而參加主編「新共和」雜誌，以一個平民的身份從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時，他開始認識到「羅斯福所失敗的地方，是因為他缺乏有組織的支持」。他開始認識到：組織即是力量了。在主編「新共和」雜誌的發刊詞中，他指出：

「他（羅斯福）沒有可以運用的聯合一致的勞工運動以及堅強的自由主義運動。美國人民固然是始終與他站在一起的，但是他們不知道怎樣去幫助他。在所有實施「新政」的歲月中，既沒有制度化的教育工作，而除了勢力祇及少數工業中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之外，

也沒有建立一個表達那在行動中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政治機構……一切進步措施之所以能在國會中通過，大抵都依恃於羅斯福的熟練技巧。」

羅斯福是一個天才的政治家。但是一種社會革新的實踐，單靠天才的「熟練技巧」是不夠的。說得明白一點，羅斯福的「新政」運動，在美國還缺乏一個健全的社會基礎，也就是華萊士所說的，「沒有可以運用的聯合一致的勞工運動以及堅強的自由主義運動」來支持。

其實，勞工運動和自由主義運動在美國是存在的；只是沒有通過嚴密的組織來發揮它的最大力量和最好效用罷了。

因此華萊士「準備作新的開始」。這「新的開始」的準備工作，華萊士是放在「把各個黨派，各個地區，各個集團中所有進步份子與和平鬥士集合起來，組織起一個進步勢力進步思想的核心」。

就在這一步驟上，我們可以看出華萊士所領導的運動比羅斯福的「新政」已向前發展了一步。如華萊士所指出，羅斯福的「熟練技巧」是運用於「棉花集團，白銀集團，勞工，大城市機構和獨立的自由主義者」之間，而當他的熟練技巧隨他的人身消逝之後，他的理想也就為他的後繼者所背叛了。華萊士的「新的開始」是要把他所領導的運動建立於一個更鞏固更持久的基礎上，這一基礎包含：「勞工，農人，退伍軍人，中產階級，普通商人，自由職業者，教育工作者，和



某些宗教團體」。這裏却沒有棉花集團和白銀集團，因為從過去的經驗中他認識到：「由於行政上對各黨派的兼容并蓄性以及缺乏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戰爭目的，終於使此次大戰的本質上的進步特性成爲模糊不清。這就足以說明爲什麼在歐洲進步份子已大踏步前進，而在美國，反動份子則能於選舉中獲勝。」

因此華萊士大聲疾呼：「我們需要組織。進步份子的最基本的努力，應該投資於把民主黨重建爲一個自由主義的政黨。但我們決不是黨的俘虜，如果民主黨終於不能被改變，我們就將在其他路線上邁進。」

隨着美國反動集團的更頑強化，隨着杜魯門主義的更瘋狂發展，華萊士又認識到單靠美國的進步勢力已經不够阻遏反動勢力的囂張，必須聯合其它國家的進步勢力組成一條堅強的反帝國主義陣線。因此他跑到英國去啓發「超新政」運動，跑到北歐和法國去鼓勵進步陣線的團結奮鬥。

當然，羅斯福的「新政」運動的弱點，還不僅是在於它缺乏有組織力量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爲傳統的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所束縛，不能突破階級利益的界限，以至常常和到處遭受獨佔資本的阻難而不得不低頭，終於養成今天共和民主兩黨反動派在美國政治上的勝利。

華萊士是體認到這一點的。因此他說：「我們的任務并不在於追繼過去，重建起「新政」的碎片，患得患失於戰時盟國合作的消失……今日要忠於羅斯福傳統，就得向前瞻望，爲國內的繁